

情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張謇與沈壽

「讀人閱史」之四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偶讀左舜生半世紀前的舊著《中國現代名人軼事》，在〈張季直及其事業〉一篇的附錄，特別提到〈張季直與沈壽〉。1930年，左舜生讀到了出版不久的《張季子九錄》和張孝若寫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使他下定決心要到南通去看一看。因為他認為：「當清民交替之際，國人談教育，談實業，談自治者必首舉南通，事雖發動於一隅，而影響則及於全國。」因此他對於張謇（季直）發生極大的興趣，雖然當時張謇已去世四年了，左舜生還是決計一遊。

到了南通，他看到的盡是張謇的事業。公園、博物苑、天文臺、圖書館、通州師範、女工傳習所。他明顯的感覺到張謇「手創之事業已衰相畢露」、「陷於停頓」，於是「不勝人亡政息之感」。他又說，雖然如此，到了南通境內，仍然覺得這裏家給人足，通州師範與女工傳習所也有良好的學風，公園、博物苑、天文臺、圖書館這些公共設施大抵基礎還在，就是政府沒能進一步建設好，只能由它們自生自滅罷了。

而關於張謇晚年與沈壽的一段歷史，左舜生此行，不免也要想起這段逸事。但是，他對兩位已不在世的當事人是相當敬重的。他在傳習所看到教師循循善誘，想到「壽執教時之規模，殆猶有存者」；他在謙亭小坐，看到佈置得體，便「想像當日茶灶藥爐之景象，慨歎不置」；尤其是當他這個頗以湘繡自誇的湖南人在博物苑看到幾幀沈壽的刺繡作品時，從此竟「絕口不敢談湘繡矣」。何況他所看到的還不是「沈繡」中的精品呢。

左舜生拜謁了張謇墓後，驅車前往黃泥山沈壽墓憑弔，「以表敬意」。當他站在沈墓前，「默念其與季直此一段因緣，終覺人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也」，有相當多的感慨。南通的友人講了些余覺在南通的情況給他聽，他覺得余覺的處境，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許是這些逸事及其背後的感情實在太「可解不可解」，激發了他的創作慾，他甚至想：「以此史材，結構成一劇本，得一能作內心表演之麗人飾沈壽以演出之，當不難博得世間若干兒女之眼淚也。」

沈壽（1874-1921）原名雲芝，字雪君，號雪宦，別號天香閣主人，1874年生於江蘇吳縣閻門海宏坊。父親沈椿，曾任浙江鹽官，酷愛文物，富有收藏，後來開了個古董鋪。雪君自幼受到家庭良好的藝術薰陶。她7歲弄針，8歲學繡，由於天資聰穎，好鑽研，進步極快。起初她繡花草蟲魚，後來以家中收藏之名畫作藍本，繡製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十六、七歲時，便成了蘇



州有名的刺繡能手。她和姐姐沈立在蘇州海宏坊出售繡品，「二沈」繡品漸漸有名。當年，沈雪君與來蘇州遊玩的紹興秀才余覺（初名兆熊，字冰臣）在遊春時偶然相遇，兩人相識相戀，三年後，光緒19年（1893）余覺來蘇州入贅成婚。

余覺年少有才，善於書法繪畫。婚後兩情繾綣，郎繪女繡。當時雪君的繡藝雖然高超，細膩精緻，但構圖立意仍未脫「金玉滿堂」、「福祿長貴」的庸俗模式。余覺善於接受新的事物，早晚研究，從構圖、色調、意境、成法各方面加以改進，繡品更加馳名。夫妻及姊在蘇州開繡館授課。1900年余覺回浙江以余兆熊之名參加鄉試，得中舉人，但未授官，仍回蘇州輔佐雪君事繡。他描寫婚後生活是「乃至半日廢書，半日研繡，余則以筆代針，吾妻以針代筆，十年如一日，繡益精，名益噪。」、「余無妻雖智弗顯，妻無余雖美弗彰」，余覺後來在其《痛史》中寫的這些話，應該是很公允的。當時在上海有一家刺繡世家「露香園」，主人姓顧，創始於明朝，子孫多半擅長丹青，與刺繡相得益彰。入清後，「露香園」中所繡的花鳥條幅，幾乎被王公貴胄們視為拱壁，殊難求得，「顧繡」名聲大燥。現在余、沈合作完成的繡品真是璀璨奪目，出神入化。看過的人都說：「針端奪化，指下生春，已經凌駕露香園之上了。」

光緒30年（1904年）10月，慈禧太后七十壽辰，清廷諭令各地貢壽禮，余覺聽從友人建議，決定繡壽屏進獻。他們從古書中選出《八仙上壽》圖和《無量壽佛》圖作為藍本，很快勾勒上稿。雪君在這組作品中傾注了很多心血，從用針到配色，她都反覆斟酌研究，經過三個月時間，終於繡成了一堂八幅的《八仙上壽》圖，以及另外三幅《無量壽佛》圖。余覺輾轉託人，呈獻清宮。慈禧見後，大加讚賞，稱為絕世神品。除授予沈雪君「雙龍寶星」四等勳章外，還親筆書寫了「福」、「壽」兩字，分送余覺夫婦（沈雪君從此更名「沈壽」）。並隨後奏准設立女子繡工科，專門培養刺繡人才，由沈壽任總教習，余覺為總辦，每人月薪200銀元。1904年11月，農工商部派余覺夫婦去日本考察，學習外國美術教育經驗，前後三個月。沈壽在傳統繡藝的基礎上，參照日本的美術表現手法，製作繡品，余覺融合西畫用外光來表現物體明暗的手法，共同創造了具有獨特風格的「做真繡」。在沈壽所著《雪宦繡譜》中談到：「既悟繡以象物，物自有真，當做真」。這樣的繡品，使畫面富有立體感，再現了大千世界的真實風貌，開創了蘇繡的新紀元。

1909年沈壽運用做真繡法，以鉛筆作稿本，繡製了《義大利皇帝像》和《義大利皇后像》。這兩幅作品1911年送往義大利萬國博覽會展出時，以其逼真的形象，精妙的繡藝，轟動了義大利朝野，獲得了博覽會的「世界最高榮譽獎」。展出後，清政府將這兩幅繡像送給了義大利皇帝和皇后，義國政府回贈一枚最高級的「聖母利寶星」。1912年11月，義駐華公使又轉達了義帝和義后對沈壽的謝意，並贈給她一塊貼有皇家徽號的嵌鑽石金錶。這兩幅繡像在1915年美國舊金山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還獲得第一金質大獎，贏得了更為廣泛的聲譽。

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時任江蘇咨議局議長的張謇被任命為審查長。當時

有一幅顧繡董其昌書大屏需要鑒定。顧繡是明代上海露香園顧名世家的女眷所繡作品，很有名望。張謇特地請沈壽鑒定。繡品剛打開，沈壽即斷定為真品。沈壽之於繡，能悟象物之真，能辨陰陽之妙，自謂：「天壤之間，千形萬態，入吾目，無不可入吾針，即無不可入吾編繡。」張謇驚其才識，這也是後來在1914年決定於南通女子師範學校設繡工科，請沈壽來主持之緣起。

名報人及小說家包天笑就是在這次南洋勸業會時見到余覺、沈壽夫婦的，據他的《釧影樓回憶錄》中說：「那時沈壽年在三十多，端莊貞靜，不減大家風範，待客殷勤，餉我以茶點。但有兩女郎，一為十七八，一可在二十許，跳躍歡笑，頗為活潑。余覺告我道：『這兩人乃是小妾，癡憨如此，這個年小的，預備送到日本去學繡，日本有刺繡一科，屬於美術學校，中國卻沒有，得此基礎，將來庶幾有傳人。』」辭出後，我想沈壽自己也還不過三十多歲，竟讓他的丈夫納妾，而且一納就是兩人，誰說婦女善妒是天性呢？（按，後知沈壽有隱疾，性冷感症，故亦無所出。）……我當時正在編《婦女時報》，歸時乃索得沈壽的照片，及其製品的照片。隨後，余覺又寄來他的赴日學繡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張日本絹傘一輪，含笑睇人，亦印入《婦女時報》中。」

包天笑又說：「越二年，余覺到時報館訪我，顏色甚沮喪，他說：『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學繡的小妾，已背我隨人去了嗎？』問其所以，他說：『此人本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稱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隨一趙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趙某是留學生，亦是革命黨，在日本演新劇，藝名趙嗜淚，原名趙欣伯。』我說：『你何以調查得如此清楚？』乃勸慰他道：『佳人已屬沙叱利，足下可以揮此慧劍，斬斷情絲了。』余覺道：『此事尚有新聞，最近聽說兩人為了革命，到武漢去，已被捕獲，存亡未知。你們報館，武漢當有訪員，可否請為一詢？』我那時正編地方新聞，因答應了他，一詢武漢訪員，來信模模糊糊。說是傳聞有一趙姓革命黨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黨，髮髻中紮有白頭繩，傳為趙之配偶，趙則已伏誅了。我即以之覆余覺，其時在辛亥革命之前。越二十年，余覺館於我表弟吳子深家，課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隨一趙姓而去的趙欣伯，並未死去，現已在偽滿洲國為立法院長了。』至其院長太太，是否在日本學繡的女郎，則未加考證呢。」

趙欣伯（1890-1951）字心白，河北宛平人。早年生活在日本，曾獲日本明治大學法律博士學位。1926年受日本駐華公使館武館本莊繁的推薦，攜妻兒回到瀋陽，任張作霖的東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顧問。在任時，處處維護日本人的利益，是有名的奉天親日派。「九一八事變」前，他積極參與偽滿洲國的催生，被稱為「滿洲國的產婆」，甚至「滿洲國」這個「國號」以及改長春為「新京」都是他的主意。「九一八」事變後，在日本關東軍的操縱下，與袁金鎧等人成立「遼寧省地方維持委員會」，發表「獨立宣言」。不久又接替土肥原賢二，當上日本關東軍操縱的奉天（今瀋陽市）市偽市長。偽滿洲國成立後，任偽立法院長，1933年因貪污等罪被去職，後旅居日本，宦海失意後他便決心理財，既在日本東京、箱根置房購地、收買珠寶，



也在老家北京購置了大批產業。1938年回國定居北平，曾充任華北王克敏偽政權顧問。趙欣伯不但在政治上厚顏無恥，「搜錢」上更是「多管齊下」。1943年趙欣伯夫婦專程去日本清理自己的財產，將不動產托給日人鈴木彌之助代管，金銀珠寶則埋藏在自家住房的地下室裏。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撤退，趙欣伯再也沒有機會去日本經營自家的財產。而在此時他又因漢奸案被國民黨北平市當局逮捕，羈押在北平第一監獄。不久，他使出行賄的招數，弄了個「保外就醫」逍遙法外。正此時，東京國際法庭開庭，審理東條英機等日本戰犯。中國選派的大法官倪徵燠急如星火地回國收集日寇侵華的證據，找到趙欣伯時，他答應寫證據材料。但後來他又反悔了，不單把已寫好的材料丟進火爐燒毀，還說不再寫任何東西。原來他聽說，「大日本皇軍」還會東山再起，趙欣伯的愚昧頑固可見一斑。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傳訊趙欣伯，他自知罪孽深重，急火攻心，血壓升高，猝死看守所。

新加坡學者朱魯大在《近代名人軼聞》一書中說：「《聯合早報·天下事》譯載了美國《新聞周刊》一篇〈中國人在日本的遺產官司〉，說當年落水做過『滿州國』傀儡政府立法院院長的趙欣伯，死後在日本留下大批珠寶財產，他的遺孀碧琰和兒子宗陽爲了爭取價值達兩千萬美元的財產，跟三位自稱是趙欣伯的妻子及七個自認是兒子的人，斷斷續續打了11年的官司。不久前（按：1984年9月7日），日本法院才宣判他母子倆勝訴。」筆者據遼寧省檔案館的資料得知，趙欣伯的遺孀耿碧琰，瀋陽人，原名耿維馥。趙欣伯爲紀念死去的前妻，將她改名爲耿碧琰。趙欣伯的前妻王碧琰夫人，曾於日本大正10年（1921年）爲帝國大學某醫局博士誤診錯行手術而殞命。趙氏大怒，以過失致死將某博士告發，告至大審院，結局竟至如最初之不起訴而完結，趙欣伯遂以此爲他研究論文的題材向明治大學提出刑法過失論文，由日本文部省授予法學博士學位。至於余覺所提的在日本學繡的女郎，是否是王碧琰或耿碧琰，或另有其人，則未可知。朱魯大認爲「除了這位贏得官司的太太碧琰外，還有三個女人都堅稱是趙欣伯的妻子。可見趙欣伯生時一定是妻妾滿堂的風流人物。不特風流，而且還是個獵艷高手。」

1911年辛亥革命後，女子繡工科停辦。沈壽和余覺便到天津，開設了「自立女工傳習所」。1914年，張謇在南通創辦女工傳習所時，沈壽應聘任所長兼教習，余覺任南通平民工場經理。所內設速成班、普通班、美術班和研究班。速成班主要學繡枕套、臺布、服飾之類的實用品，普通班繡花卉、人物、飛禽走獸之類，美術班則學習比較高級的藝術繡，美術班畢業的優秀生再進入研究班。在教學中，沈壽主張「外師造化」。繡花卉時，她摘一朵鮮花插在棚架上，要學生一面看一面繡。繡人物，她則要求學生把人的眼睛繡活，繡出人的精神來。她在南通「授繡八年，勤誨無倦」（張謇語），沈壽以羸弱的體質承擔繁重的工作，數月後便病倒了。張謇愛沈壽的才華，更關心她的身體，除了遍請中西名醫爲她治病外，將自己「濠陽小築」前院的「謙亭」讓給沈壽居住。這裏屋舍寬敞，又有園林之勝，距離刺繡傳習所又近，既可養病，又免除了到工作地點的跋涉之苦。張謇對沈壽關懷備至，內心深處充滿了愛憐之意。

沈壽精心繡製的另一幅傑作《耶穌像》，用一百餘種絲線繡成面部，表情逼真，繡工精細，在1915年美國舊金山的萬國博覽會上榮獲一等獎，當時有富商願出一萬三千美元求購收藏，沈壽堅決不賣。張謇也認為中華藝術精品是無價之寶，不可以金錢交易而流失海外，於是派人去美國將繡像取回，珍藏於江蘇南通博物院（可惜這件珍品在1938年日軍侵華時不幸散失，成爲一件憾事）。沈壽深感「先生知我心」，而余覺則因失去一大筆財富而忿忿爭吵。沈、余之間的感情原本不睦，這時夫妻的裂痕就更深了，沈壽也由此引發了肝病。

沈壽一開始染病，張謇便經常探視，延醫診治，親自煎藥。又將波光瀲灩，垂柳依依的「謙亭」讓與沈壽養病。沈壽欣喜之餘，用自己的秀髮代線繡成了張謇手書的「謙亭」二字的白絹橫幅，獻給張謇以示報答。張謇賦詩答謝。

其一：

記取謙亭攝影時，柳枝宛轉綰楊枝；
不因著眼簾波影，東鰈西鶻那得知？

其二：

楊枝絲短柳絲長，旋綰旋開亦可傷；
要合一池煙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

這兩首〈謙亭楊柳〉詩，借物喻人，愛戀之情十分露骨。評者水心先生認為張謇「緣情綺靡，老尚多情。」而在余覺的眼中，這無疑是張謇的情挑之作。余覺在《余覺沈壽夫婦痛史》中說：「閱張謇此二詩，題曰〈謙亭楊柳〉，借物喻人，賦而比也，第一句記取謙亭攝影時，及末句東鰈西鶻云云，即知當日吾妻在謙亭東簾內，爲張謇僱人攝影，張亦在西簾內，以自己之影，同時攝入，人在簾內，只見影像，故詩之第三四句云：『不因著眼簾波影，東鰈西鶻那得知？』噫！鶻爲比翼鳥，鰈爲比目魚，皆夫妻之喻，吾妻非張謇之妻，何可比爲鶻鰈。其第二首詩首聯云：楊枝絲短柳絲長，旋綰旋開亦可傷。明知吾妻屢違張意，不肯仍居謙亭而言，一則意短，一則情長也，兩詩皆用一綰字，綰者勾引也，一則曰柳枝宛轉綰楊枝，自言極力勾引也，再則曰旋綰旋開亦可傷，自言一再勾引不成也，故第三第四句曰要合一池煙水氣，長長短短覆鴛鴦也。」

對於張謇的一往情深，沈壽卻出奇地冷靜。她先後回了三首詩給張謇。

前二首是詠〈垂柳〉

其一：

曉風開戶送春色，重柳千條萬條直；
鏡中髮落常滿梳，自憐長不上三尺。

其二：

垂柳生柔荑，高高復低低；
本心自有主，不隨風東西！

第三首是〈詠鴛鴦〉

人言鴛鴦必雙宿，我視鴛鴦嘗獨立；
鴛鴦未必一爺娘，一娘未必同一殼。



這無異於告訴張謇，羅敷有夫，古井不波。然而張謇這位多情的老人卻愈發殷勤小心地侍候沈壽。隨時關懷備至，即使忙中無暇，也會有情致綿綿的箋條傳到謙亭。

而此時的余覺已墮落到不務正業，守著小妾還又去嫖娼狎妓，花天酒地，惹出許多糾紛。他把一肚子怨氣發在沈壽身上，聽說沈壽與張謇的關係日益親密，便來大鬧，看到謙亭的照片和張謇的詩，竟至破口大罵，硬逼沈壽要回蘇州去，沈壽堅決不肯，余覺無奈，向張謇借一筆錢自己去上海辦自負盈虧的「福壽繡品公司」。在上海他更是沉湎酒色，不能自拔，將蘇州的房產全賣掉，拿去上海揮霍光了，再來找沈壽要錢，吵架……余覺這樣一再取鬧加重沈壽的病情，以致沈壽每天都離不開藥罐了。

張謇「懼其藝之不傳」，便在延請名醫為其治病期間，徵得她的同意，由臥病在床的沈壽口述，張謇記錄整理其刺繡藝術經驗，歷經數月，寫成《雪宦繡譜》一書。張謇在繡譜的序言中說：「積數月而成此譜，且復問，且加審，且易稿，如是者再三，無一字不自謇書，實無一語不自壽出也。」由此可見，這本繡譜確實是沈壽四十年藝術實踐的結晶。此書分繡備、繡引、針法、繡要、繡品、繡德、繡節、繡通，共八章。從線與色的運用，刺繡的要點到藝人應有的品德修養，以至保健衛生，都有比較完整的闡述，堪為我國第一部系統總結蘇繡藝術經驗的專門著作。1919年《雪宦繡譜》由翰墨林書局出版，之後，又譯成英文版，取名*Principles and Stitchings of Chinese Embroidery*（《中國刺繡術》）。1927年江蘇武進涉園重印此書。1984年南通工藝美術研究所出版了簡體版的《「雪宦繡譜」譯白》。2004年山東畫報社出版了《雪宦繡譜圖說》，將繡譜譯成白話並配以大量的圖片。



·《雪宦繡譜圖說》

完成了《雪宦繡譜》後的沈壽已經耗盡了自己人生的最後一絲氣力，在與張謇神交九年後，1921年6月8日，沈壽與世長辭，時年48歲。此時年近七旬的張謇全然不顧自己的身份、地位、名聲，撲倒在沈壽的遺體上嚎啕大哭，老淚縱橫。沈壽去世後，張謇按照沈壽的遺願把她安葬在能望見長江和蘇南土地的黃泥山南麓，墓門石額上鐫刻著張謇的親筆楷書：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之墓闕。墓後立碑，碑的正面鐫刻著張謇撰寫的〈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靈表〉。張謇杜門謝客，早晚與沈壽的遺像相對晤，一口氣寫了〈憶惜詩〉48首，纏綿悱惻。尤其是感念沈壽剪下自己的秀髮，繡


成「謙亭」二字，贈與他的情意：

感遇深情不可減，自梳青髮手摻摻；
繡成一對謙亭字，留證雌雄寶劍看。

還有回憶當時沈壽跟他學詩的情景：

聽誦新詩辨問多，夢如何夢醒如何？
夢疑神女難為雨，醒笑仙人亦爛柯！

情之爲物，不可理喻。如果用理智來分析張謇與沈壽的關係，那是說不清楚的，如果硬要說的話，是一種精神戀愛。宋金時期，元好問在〈邁陂塘〉中寫道：「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以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個中更有癡兒女。涉萬里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爲誰去！」，或是較佳的註解。

沈壽去世後，余覺撰《余覺沈壽夫婦痛史》，指責張謇與沈壽的關係，認爲張謇「矯命霸葬，誣死蔑生」。余覺在上海最有名的小報《晶報》上逐日連載，喧騰一時。包天笑在《鈞影樓回憶錄》中說，當時余覺在憤恨之餘，寫了一冊《痛史》，登載了張謇的親筆情詩，精楷石印（他本是書家，擅楷書與草字），來找他，要他介紹這《痛史》登上海各報。包天笑沒有接受，並且告訴余覺，以張謇在江蘇的名望，上海各報是沒有一家肯登的。後來余覺找上余大雄的《晶報》，余大雄常言，凡大報所不敢登、不願登的，《晶報》都可以登。果然《痛史》一出，上海灘爲之轟動。鄭逸梅說袁寒雲很同情余覺的，在《痛史》刊出之前，他有一封覆余覺的信，公開在《晶報》上云：「冰人先生辱覆，悲感沉痛，歎歎久之。以尊夫人之才藝，竟遭此厄，冒終身不白之冤，抱彌天長恨而死，人神同泣，江海永哀，天下聞之，應爲憤慨。若某老倫，人首獸心，妄竊時譽，三百年後，自有公論，秦奸鑄鐵，當世未嘗不赫赫也。真投彼豺虎，豺虎不食之徒。尊夫人在天有靈，必有以誅。亟望見過，暢言其詳，弟雖不才，尚能以口筆布遠其惡，使天下後世毋爲所欺焉，兄以身受之痛言之，自足昭重，溫犀秦鏡，奸不可遁矣。……」後來袁寒雲又在他的《丙寅日記》中說：「吳縣余冰人針神沈壽之夫也，悲婦爲奸徒所奪，撰《痛史》紀之，見寄一冊，漫題曰：『絕代針神余沈壽，彌天冤苦吁無門。可憐一張孤鶴語，盡是啼殘血淚痕。』冰人自號鸚口孤鶴。」而張謇也在他自辦的《南通日報》上刊載辯駁文章。余覺認爲沈壽的墓碑不題余門沈氏等字樣，是不合禮法的。余覺憤恨之極，想把沈壽的棺柩移葬他處，並聲言要和張謇打官司。紛擾喧鬧了些時日，到張謇也病死後才不了了之。雙方在報上對罵，互相揭短，但卻沒有一人爲沈壽著想，讓我們對沈壽何其不幸，感慨繫之！

延伸閱讀

- 左舜生（1951）。中國現代名人軼事。香港：自由出版社。
- 朱魯大（1987）。近代名人軼聞。香港：南粵出版社。
- 沈壽口述（2004）。雪宦繡譜圖說。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